

德国散记

张伯昭

2001年4月到7月之间，因为偶然的机缘，通过朋友的介绍，我有机会到德国工作了3个月的时间。这是我生平中第一次出国，自然感慨良多，个中的酸甜苦辣，都记在给国内发的电子邮件中了。初到时不适应的地方甚多，心中郁闷难以排解，只好在信中发泄，于是一日数封者乃常事，后来生活工作都渐上正轨，忧苦愁烦明显减少，有感而发的机会就不多了，所以又常数日一封，并悟古往今来的文士妙手，必先经波折困顿苦其心志，而后才可有名篇传世，否则往往流于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的空泛。近来无事，偶阅德国旧闻，尚觉有趣，遂拣选成篇，与大家共赏。

在飞机上 2001年4月7日

我现在正在飞机上给你们写信。这架飞机的型号是空中客车A340，现在的飞行高度是10000米，速度是800公里/小时，飞机外面的温度是-50度，飞机上正在播放《刮痧》的英文版。

刚起飞那阵，飞机晃动的很厉害，我也很紧张，当时觉得瞎折腾什么，还不如老老实实地在国内呆着，不到处乱跑，现在飞机平稳多了，只是偶尔有一些轻微地晃动，才知道刚才颠簸是因为气流干扰所致，心情逐渐平稳了下来，但一想到下飞机后就是一个陌生的国度，也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困难在等着我，心里还有些发毛，可“开弓没有回头箭”了，再难也只有硬着头皮去做。

你们不要为我担心，我想我有能力应付。这封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你们那里，但我会及时写的，勿念！

2001年4月7日

我已经平安到达，都放心吧！

就在我在飞机上用笔记本写东西的时候，我临座的一个德国人被吸引了过来，他是德国电信（德国一家最大的电信公司）的职员，他看我在查地图，就主动说自己家在德国北部的汉诺威等等，这样交谈了起来，他还给我提供了德国电话上网方式（但现在电话线还没有接好，没法试），我看满机舱的德国人好象都彼此认识，相互间很亲切，而且他们都比较友善（至少看上去如此）；我的另一边临座是一对中国年轻人，他们去德国读书，也很健谈，这样一来十小时的航程也并不觉得长了。

下了飞机，麻烦开始了。

在出口处有三个通道，我想挑人最少的那个去等，但仔细一看，这个通道只给欧盟的公民专用，对他们来说检查其实就是走形式，一看而过，但其他窗口对旅客（尤其是中国人）的检查则很严格，每个都问半天，等的我很不耐烦，也没办法。眼看欧洲人一个也没有了，那个专用窗口的官员一钩手指，排队的中国人汹涌而至，我也跟了过去，轮到我时还好他对我什么问题也没问，盖完章就放行了；在机场门口最后一道关卡处，我被拦了下来，这次是海关官员，后来知道他们只要是查香烟，但发现了我行李中的艾灸、针灸针和六味地黄丸等（这些是带给那边诊所的），很感兴趣，问了半天，我倒很觉自然，有问有答，一会诊所老板不知从哪进来，用德语解释了半天，也就放行了。

出得机场，只觉得比想象的热，而且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好，很绿倒是真的，空气中有股青草的味道，路不宽，路面质量也一般，而且多弯，老板开的 BMW 又快，尽管风景不错，能看见雪山（Alps），但我还是提不起兴致，只觉得有些头晕，估计是飞机上的几顿鸟食不足以维持我体内正常的血糖水平，到住处实在很累，吃了两个香蕉，就睡了。

2001 年 4 月 8 日购物

在这里购物，似乎有好多选择，在公寓楼下，有一个小面包店，同时也卖其他杂货，如鸡蛋（每个 0.35 马克），牛奶（很便宜，价格同北京差不多），但没有肉类，稍远一点的是加油站附设的小超市，东西比较全，再远一点有个大些的超市，是中午时分老板开车带我去的，面积比我在北京常去联华超市也大不了太多，据说这里的价格是最便宜的，到这里骑车估计约 15 分钟（自行车这里给配了一辆，讨厌的是老下雨，一天不停）。超市交费只有一个口，来买东西的人却不少，比联华排队的还长。明天（星期天）什么商店都不开门，好在我已经准备下了。

去超市之后，又开车去了 Wassaburg 的 downtown。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德国小城，最古老的建筑是一个小餐馆，建筑风格是哥特式的那种尖顶，外表是灰色的，门前有些露天的椅子，今后我会再去照些相片。wass 是水的意思，指的是一条叫 Inn 的河流，在我看来这河算宽的了，但在水源丰富的德国也许不算什么，burg 是城堡，大概就是这座小城了，城区面积很小，比安贞里大不了多少，它建立在河流转弯的一块狭长地带，的确算的上德国风味十足了。

德国的面积约 37 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 8 千万，人口密度比中国大一倍多，若与新西兰比较起来，更是地广人稠了。

我现在住的地方，离 Wassaburg 还有一段路，房子都比较新，是水泥的，但外观还是很传统。我觉得现在不方便的是洗衣服，没有洗衣机，看来还的找老板要。洗澡很方便，24 小时热水，我看见马路对面就是供热厂。

下午睡了一觉，起来后又在周围走了一圈，烦人的雨。希望明天会放晴，我可以去城里转转。又有点饿了。到这里吧！休息、休息一会！明天再写吧！

8/4/2001

现在是这里时间早上 6 点多，北京时间 12 点多（我保留了计算机上的系统时间，以便对照），德国在东 1 区，北京在东 8 区，理论上讲应该有 7 小时的时差，但德国人注意节约，每年 3 月底早早地实行了夏时制，时间向前赶了 1 小时，因此现在的时差是 6 小时。

今天早上没下雨，估计可以骑车去转转。

在这里吃饭比较麻烦，厨房设备太简单，连煤气也没有，只能用电炉做饭。我又懒，所以做饭基本上是冷的，偶尔用微波炉加热一下。今后随着环境的熟悉估计会好些。对了，那天在飞机上知道使用德国电讯上网的费用是每分钟 3.8 芬尼，比中国贵不少，但相对这里的工资还是便宜的。

8/4/2001

今天没有下雨，难得！骑车去 wasserburg 去转转，因为是星期天，街上基本没人，商店绝大部分关门，整个城市就象被遗弃了一样，但到后来，大约 10 点钟，钟声骤起，街头人渐多了起来，大概是礼拜结束了的缘故吧！城虽然小，但店铺很多，基本上临街建筑的一层都是店铺，货物也很丰富，日用品、服装、手表、首饰等，还有相机（数码、光学的都有）、电脑等，一应俱全，但价格不菲，等明天上午有时间我再去看看。

9/4/2001

今天终于搞清了我现在住的地方，原来并不在我先前认为的地方（此前我一直以为这个 wasserburg 是在慕尼黑西北约 100 多公里处的那个），但今天早上我买了二张地图，其一是德国和欧洲全图，另一张是专门的 wasserburg 地图，又结合笔记本上的电子地图，才发现我原来犯了个错误：我现住的小城全称为 Wasserburg am Inn，意思是在 Inn 河上的水边城堡，位于慕尼黑以东约 40 公里的地方（难怪刚到的那天我怎么也觉得开车没有 100 多公里的路程），Inn 河自西南向东北流淌，构成了奥地利和德国的部分边界。大概因为这里的水资源丰富，所以叫 wasserburg 的地方在德国和奥地利就有四、五个，我想如果北京有这么多降水，也会草木葱茏、纤尘不染的。

Wasserburg am Inn 在 Alps 山北麓的一个小山环里，但这里的山并不是高不可攀，所以公路四通八达，维也纳在其东面 200 多公里处，当然再走 8000 多公里就是北京了^-^。好了，到这里，下午 2 点还要上班呢！这可是第一天工作呀！

11/4/2001

诊所里的几个同事几乎都不上网，也许跟行业有关，试想中国搞医的人中有几个天天都要上网呢？而且外国人在几十年前就开始享受便捷的通讯服务了，所以不会象中国人那样对新近出现的互联网喜欢得不得了（这也许正是落后国家赶超的捷径呢！），不感兴趣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。

德国的汽车还真是很便宜的，电视广告里有一种法国雷诺的小轿车，才 3000 马克，但宝马车还是很贵，好象是 4 万多吧，老板就开了一辆宝马，这里公路密集，汽车如织，我发现那种没有后备箱的汽车居多，而且好多是只有二个门的，在这里汽车真正成为人们的代步工具，只有小孩和锻炼的人才骑车。那天看见路边停着一辆车，上面贴了张纸，我觉得可能是售车广告，那辆车算比较破了（跟这里其他车比较），可要价更便宜，才 300 马克，由此可见一斑。德国这么多车，但空气还是这么好，真不知道是为什么！也许是因为这里没有煎炒烹炸的缘故？北京自从把饭馆的灶间由烧煤改为烧煤气之后，空气质量也是提高了不少，如果再全部改成西式饭菜，估计也会象这里一样干净^_^。

我在这里与其是说在做饭，不如说是在混合食物，因为我没有让它们发生任何化学变化，只是物理上的加热而已，吃了这麼几天，我到也习惯了，开始还特别想饺子和鱼香肉丝，现在倒淡忘了，看来人还是很能适应环境变化的。

我的电话线也有希望接通了，但要等到下周才成，真没有办法，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德国效率！

13/4/2001

明天是复活节，基督在这天被杀，但又三天后复活，在这里复活节要放 4 天假（加上星期六、日）。想想简直不敢相信来这里才一周，一周前的生活我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，也许人就要生活在现实中，所有过去的日子都是隔世，即使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。

在这几天假期中，许多德国人都去外国玩，说是外国，其实就象中国到别的省玩一样，好像从北京到越南南方就比他们从北欧到南欧远。

中午老板请我吃了顿饭，第一道菜水果沙拉，第二道菜不知名（也就是它还算是有点滋味，象中国菜），第三道菜奶油巧克力加几片香蕉，总之不怎么样，这还是在 wasserburg 最有名的饭馆里吃的。

现在真有些感叹文化差异之大，给人带来的不仅是生活习惯上的区别，最深的是对异类生活的不解和漠视。

15/4/2001

今天去了慕尼黑。

早晨起来收拾完毕，出门时已经 10 点多，天气很冷，还飘着小雪（德国的天气就是怪），看着地图，还是找不到去火车站的路（这不能怪我，德国的路没有一条是直的，都是弯弯曲曲的，也许与南部多山有关），幸好有个遛弯的人带我走了一段，才找到了车站。车站售票员也不懂英语，好在慕尼黑几个字还听得懂，卖给我张票，又给了一张列车时刻表，我看离他让我坐的那趟车来还要等 1 个多小时，就问他为什么不卖给我十几分钟后就到的那趟车的车票，他比画着告诉我，马上到达的那趟车要绕些远，所以要贵 10 马克，我说那也要吧，不然在这里等 1 小时真没意思。

慕尼黑在我的西边几十公里的地方，而这趟车先向南开，基本上到了 ALPS 北麓（我透过车窗看到了高大的雪山，甚是宏伟），在这里的车站再换另一趟去慕尼黑的火车，换车时雪下得还很大，还要过地下通道，时间很紧张，刚好赶上开车，好险！

慕尼黑也有东站和慕尼黑车站之分，这有点象北京东站和北京站，给我的感觉其间的距离也差不多，象北京一样，慕尼黑迤逦蔓延的范围很大。出了车站，顺着站前大街一直往前走，不久就到了其最繁华的一条街（步行街），感觉到德国人真不少，这里的人流量似乎比王府井只多不少，而且卖的东西也象王府井，以衣服、珠宝、手表为主，没有卖计算机配件的，我估计这里肯定也有中关村那样集中卖电脑配件的地方，只是我没有找到罢了。沿着大街溜了 1 个多小时，有些厌了，因为这些欧洲大城市的景色在电视里看得多了，反倒不新鲜，而且城市里的清洁度明显低于我住的地方，因为人太多了（慕尼黑大约有四、五百万人口），的确很难做到那麽干净。突然想回 wasserburg 的“家”了，咦？简直有点把他乡任做故乡的意思！

通过这次旅行，感觉到德国人还是心善的居多，问路时都不厌其烦地回答，民风算是很淳朴的了，要不是语言问题，感觉可能会更好些。

15/4/2001

今天出去冒了趟傻气。

一早起来发现竟然下起来大雪，屋顶都白了，德国的天气竟然这样！4 月中旬还下雪。不知北京的天气如何？是不是又有沙尘暴了？突然决定去附近看看，早就从地图上发现附近有个湖了，不如趁此时大雪纷飞之时去看看，照张照片。

出门就有点后悔，雪很大，尽管有雨衣（这里准备了自行车和雨衣），但还是有些吃不消。好不容易到了湖边，才发现没有到湖边的路，只有望湖兴叹，这时觉得下得不再是雪，而是雨了，还是打道回府吧！

德国的河流湖泊众多，水利资源丰富，今天我去的湖面积和什刹海差不多，在德国这真算不上什么，顶多是个水塘，离这里一百多公里地方有个大湖，我很想去看看。

这几天是复活节，电视上总播罗马教皇在典礼上讲话或主持仪式的镜头，他可真老的够呛，连脖子都抬不起来，看着都有些难受！还有在海南岛的美国兵是不是放了，而且他们还在较理，还有录象，可惜我听不懂德语，又没办法上网查，只能干着急。

16/4/2001

我在写信的时候已经是北京时间晚上 10 点多了，想必你们都已睡了，而这里还是大天大亮的，才下午 4 点多。

我想我现在经历的，就是所谓的“文化休克”，这点以前我似乎还没有认识到，只觉得是对环境及工作方式和语言等的不熟悉，其实这一切都可以用“文化休克”来解释。出国前，对国外美好的东西自然想的多些，这是很正常的，出来后，发现还有好多不利于自己的地方，这也是很自然的，就看用多长时间来适应了，用来恢复的时间越短，所受的痛苦就越少些。

现在我正从刚到时的休克中恢复过来，开始逐渐适应了这种生活，当然目前的生活与今后在新西兰的移民生活还是有很多不同的，因为在这里我不必（也很难）真正溶入这个社会中去，我只是这里的一个匆匆过客而已，我只要适应就好了。

昨天看了看存在机器里的信，发现有封信说的就是该不该出国，我觉得回答相当精彩的：

You have a broad personal prospective abroad, but it all depends on that you are prepared to take the challenges, to endure hardship, to re-start your career from scratch! If you are young, you are ambitious, and you are prepared to fight for a better life, then it is the life you should never miss! Otherwise, stay where you are. The choice is yours.

18/4/2001

明天就装电话线了，电话公司约好在上午 10 点到 1 点中间过来，我想明天这时候我已经可以在网络上遨游了！

这里还是阴晴不定、忽云忽雨的，气温也很低，甚至比刚来时候还低些，好在我是室内活动，否则真够戗！

中午时突然来了诗兴，做了一首古体诗（相对唐朝以后出现的律诗和绝句而言，以前的形式较灵活、不太讲求压韵的诗歌称为古体诗）

思君不见君
各在天一涯
相去万余里
回首是归期

我又联想到李商隐的一首《夜雨寄北》

君问归期未有期
巴山夜雨涨秋池
何当共剪西窗烛
却话巴山夜雨时

这首诗很值得玩味，其中用了时空倒错的手法，初读难以体会，仔细读过多次，才有所感悟！

夜深了，到这里吧！

19/4/2001

今天终于装上了电话并上了网。

电话公司早就通知说他们要在今天上午的 10 点到下午 1 点之间来，但 1 点都到了，还没有人影，我很着急，打电话过去被告知安装人员来过，但没有找到地方，又走了，我很生气怎么德国人这么办事不认真，再联系，终于答复在半小时后过来。

人来了，我们攀谈了起来。他是从柏林来这里工作的，因为这里的工资高。他拨弄了一会，又去楼下查了线路，总算通了，我又不失时机地询问了他有关上网的事情（事实证明我这样做是十分明智），他对我从中国带的电脑和中文操作系统也十分感兴趣，但网还是上不了，他想了想，认为是德国的电话系统与中国的可能不兼容。这里墙上都预留有接线插座，一共有三个插孔，它们的外型相似，但中间的那个是留给电话的，其他的两个留给传真机和 MODEM 等设备的，两种插孔互不兼容，所以我要上网还需要一个特殊的接线，我这时还没吃午饭，时间已经是下午 4 点了，但顾不了那许多，急忙骑车到 wasserburg，在一家电脑店里买了线，这才最终解决了上网问题，不容易呀！幸亏有人指点，否则不知道又拖到什么时候。

从网上看到中国到底又对美国服软了，真窝囊！这事不说也罢！

据说北京今天的气温达到了 29 度，而这里不过 13、4 度，差别真够大的。大家要保重身体！

21/4

今天这里又下雪了，估计从昨天晚上就开始了，到我写信的时候，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，还没有停止的意思，虽然雪花纷纷，倒不太冷，雪到地上就化了。

今天中午我吃了顿面条，用的是意大利通心粉，不知道是火力不够还是它就是费火，总之煮了老半天，还加了鸡蛋、西红柿、油、醋，基本上是顿中国饭了，很香！酱油舍不得吃，因为太贵了，香水瓶大小的就要6马克！还是日本造！肉我在这里常买，是不缺的，请不要担心。中午下了班，在面条的诱惑下直接先奔超市，采购回来，经过精心烹调，才吃上了这顿面条，容易吗！

德语的发音很有趣，它的t都发成d，所以“谢谢”就成了“dank yu”，我觉得在英美人看来，德国发音一定很土，尾音很重，而且还故意强调似的，确切地说他们的重音往往在最后的音节上。

德国的道路很有趣，公路两边往往有专门为自行车和行人准备的1米多宽的小路，他们往往与主路并行，有明显的标志（一个骑车的小狮子），这在IELTS的试题中好象出现过，叫一个什么计划来着。

21/4

昨天下了一天的雪，半夜里停了。

今天又开始下小雨，好在后来也停了。

于是去了趟wasserburg。在城里转转，老房子里的商店都很低矮，东西倒是五花八门、应有所有的，也有一些新建筑里的商店显得宽敞些，就是东西很贵，我看一个塑料闹钟在北京也就卖10块吧，这里20多马克，什么玩意儿！还有纯棉的东西在这里很贵，一双袜子8马克，衣服就更别提了！

在家千日好，出门万事难！此言不虚！

22/4 德国的庄稼及其他

在我到这里的两周时间里，真正能称为晴空万里的日子大概只有一天，勉强称为薄云阳光的日子也就那么一两天，其他的日子不是阴雨（雪）连绵，就是乌云蔽日，我真有些可怜德国的庄稼，能恩受的太阳真是少之又少，如果与多数高大粗壮的德国人相比起来的话，这里的庄稼可以说弱不禁风了！好在迄今我还真没看见过什么正经能称为庄稼的植物，这里最多的是草，其次是树，田野里没见起伏的麦浪，更不必提金黄的稻谷，总之除了深浅不同的绿色之外，就属砖红色的屋顶最抢眼了。

我估计这里不是不想种庄稼，而是气候太冷，雨水又太多，不适宜庄稼生长，即使勉强种了，也未必能收回种子钱！好在他们是发达国家，可以用卖汽车（原材料从穷国进口，不贵！）和电子零件（原料是沙子，哪儿都有！）换来的钱，从我们这些第三世界买粮食，这种交易值得很哟！落后就要受欺负，自古皆然！想当初，我中华帝国兴盛的时候，不也是八方进贡、四海来朝的吗！（在鸦片战争之前，我们用茶叶从英国换银子，不也是很合算吗？要不是英国看到与中国贸易的赤字太大，没准儿还想不起来往中国卖鸦片这种损招呢！）

闲来无事，思古忆今，徒发感喟尔！

23/4 德国造和伊斯兰

不得不承认德国造的东西就是结实，我是在研究了墙上的电话插座后得出这个结论的。

电话刚装好的时候，管安装的那小伙子给我换了一个新的插座，旧的那个拆下来一直扔在旁边，昨天晚上突然来了兴趣，想研究一下其内部的构造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其能区分普通语音电话和传真机、MODEM 等不同设备的，于是拿旧插座开刀。但我足足用了 20 多分钟，用尽了手边带的工具，想尽办法，包括改锥撬、打火机烧等酷刑（要是从中国把钳子带来就好了：-）），还是没有把它完整地拆开，最后只好把面目全非的插座仍进垃圾桶。

就在我专心致致研究插座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从别人家传来了一种奇怪的声音（这种公寓式建筑的隔音效果不算太好），起初我认为是两口子打架，但绵绵不绝、而且很有规律，如唱诗般的，再听，我觉得特别象是伊斯兰教祈祷时发出的声音（据说他们一天做五次祈祷），仔细又想了想，似乎的确在这附近看见过围着大围巾的伊斯兰人士，听说德国过去也经常接受难民，是不是这难民避着避着就留下来不走了，我想的有理！这么说来，这里也不全是纯种的德国人，也有其他的一些少数民族。但我今天再注意听，又未发现那种声音，是不是祈祷在这里也简化了，到星期六有时间才认真做呢？

24/4

今天一早醒来，发现阳光明媚，却原来是又晴天了。

拉开窗帘一看，外面雾气沼沼，活象一个大蒸锅，估计是前一段雨水太多，地表存水也多，这一晒，都蒸发出来了，这雾气直到上午 9 点多才散。

如果把我现在居住的地方与北京比较起来，可能不方便的地方还很多，但转念一想，这里毕竟只是德国南部的一个区区小镇，如果把这个地方与中国小镇比较的话，中国真不知要落后多少！

前几天虽然阴雨绵绵，气温很低，但我无意中发现这里还有暖气，原来暖气是可调的，自己可以控制室内温度。唉！早发现就好了。另外，这里的窗户都很宽大，但玻璃都是双层的，所以隔热和隔音效果都不错。

26/4

今天气温明显上升，春意盎然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这里的空气中不时夹杂着一股牲口粪便的味道，这倒让我记起离这里约一里多远的地方就有一家有个大牲口棚，经过那里时总可以闻到那股浓烈的味道，可那里恰是骑车去城里的必由之路（专门为自行车预备的道路，瞧人家想得多周到），但不幸的是那里是个大陡坡，经过时不得不推行，请设想我推着车、喘着粗气、大口大口地闻着马粪味的惨烈情景吧！真不知道那家人还养牲口干什么？

这里已经十分接近山区，所以道路经常是忽上忽下的，没有一马平川的地方，坐在我的餐桌前，可以眺望到雄伟的 ALPS 雪山，但我总是觉得雪山就好象一堆快化了冰激凌。

28/4 自己动手、丰衣足食

今天下午去超市买东西，走在路上，似乎觉得有些热了，真是才嫌破袄短、又嫌紫蟒长。

在超市里买了醋、盐和一根葱，又买了一个鸡腿，回得家来，开始在微波炉里炖鸡，前后总共化了约 18 分钟做熟了，香味四溢，招来了数只苍蝇光顾（这里苍蝇、蚊子、蜘蛛、马蜂一应俱全，又没有纱窗，夏天可怎么办），看来还是中国饭香！等我写完信，就去尝尝，这真正叫白斩鸡呢！而且我想好了，鸡肉可以吃，汤可以煮面条，全不浪费。

30/4

这个周末去 SALZBURG 给那里几个学习中医的学生讲课。

昨天出发的时候德国这边还下中雨，但跑在高速公路上，没有哪辆车因此而减速，都开在一百七十八迈左右，将近奥地利时天气转好，到了那儿发现没有丝毫下过雨的迹象。

讲课是在 DORIT 饭店的会议厅进行的，这次其实绝大部分还是由老板来讲，我只是讲了其中很少的一部分。昨天下午下课时已经快 7 点，但由于这里实行夏时制，天还很亮，就去城里转转，SALZBURG 不愧是旅游城市，音乐之都，莫扎特就是在这里出世、成名的，即使是傍晚，街道上还是熙熙攘攘的，而且各种肤色应有尽有，中国人看来也有几个，但没有去搭讪。

SALZ 是盐的意思，这里原来是盐（估计是附近山里产的，经水路运出去）的重要中转站，城市的制高点上建有一座城堡，地势非常险峻，城堡里的建筑是在几百年里逐渐完成的，里面很阴暗，感觉不是很好。我们爬上了古堡的最高点，俯瞰全城，但见薄雾冥冥（倒还没有到虎啸猿啼的份儿上），河流如带，缓缓穿过古城。

今天下课后又去雪山转了一圈，但我当时有些疲乏，即使面对如此壮丽的景色也没有感到应有的震撼。在山里一个小餐馆里简单地吃了点东西，这个餐馆旁边立陡的悬崖（有几百米高吧）上就是著名的希特勒鹰巢别墅，二战前后很多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里，我们对面的一个德国人（约 50 多岁）与老板大谈希特勒和二战，我虽然听不懂德语，但什么莫斯科、斯大林什么的还可以听出来，从神情上看他对希特勒是敬仰有加，我的德国老板显然不同意他的观点（还好！绝大多数德国人对历史都有比较正确的认识），于是匆忙结束了谈话、踏上了归途。

短颈的巨人 2001 年 5 月 1 日 21:22

德国的天气可是真够怪的，十几天前还雨雪交加，在屋里面要开暖气才觉得舒服，这两天却骤然热了起来，最高温度达到了二十六、七度，外面的人都已经是浑身上下一身短打了，真可笑！这里冬天很冷，夏天又很热，中间也没有什么过渡，简直没有什么春天可言，活象一个没脖子的巨人：-）北京现在一定也很热吧，记得去年五一的时候去买手机，又去参观了徐悲鸿纪念馆，那个热劲和现在这里差不多。

5/5/2001

今天不是大晴天，天空中有些薄云，所以气温也没有前几天那么高，让人觉得很凉爽自在。

晚上 7 点多种吃完饭，决定出去转转。这一圈下来，还真发现了不少东西。

离这里不远有一个卖二手车的商店，以宝马为主，以前我也曾匆匆看过两眼，今天有机会仔细看看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太便宜了！！！！开过二、三年的宝马 4 万到 7 万，跟新的一样；稍微旧点的一、二万，还有一辆 85 年的，3 千马克（回来翻阅投到报箱里的广告，发现有一款马自达的越野车卖 3.8 万马克，欧宝的一款叫 CROSA 的轿车卖 2.15 万），比较之下，中国的车不是贵了一点半点！！！！

感叹完这里的汽车，又沿着为自行车专辟的小路蜿蜒前行，夏天将至，这里已经是草木葱茏，百虫欢闹了，爬上一个青草依依的小坡，抬头一望，夕阳斜挂，金辉遍洒，突然想起了李商隐的那首《乐游原》

向晚意不适
驱车登古原
夕阳无限好

只是近黄昏

想不到这种景色在还不甚发达的中国已经难觅踪迹了，但在高度工业化了的德国却随处可见。唉！！！！！！

6/5/2001

今天早上起得比较早，只听得外面欢声笑语，好不热闹，隔窗一看，原来是楼下的广场上在摆地摊。早就听说外国的跳蚤市场如何如何，今天正好赶上了，特地下去看看。跳蚤市场东西以自家的旧货为主，衣服、鞋子、书籍等，还有一位老兄把 486 电脑的主板也拿来买，这老古董我以前还真没有见过……

转了一圈，赶紧上楼，收拾完毕，吃完饭，直奔火车站，目标慕尼黑。

沿途发现的确有农民在种庄稼，节气到了！但总体来讲，这里草长得比庄稼好。

我这次去慕尼黑的目的是去那里的电脑商店看看，听人说有一家叫 MEDIA-MARKET 东西最便宜，在慕尼黑站有一个分店。这家店有上下两层，上面卖电器，下面是电脑及备件，我感觉比中关村差远了，东西倒算齐全，但没有 CPU 和主板卖，估计是因为德国人不象中国人那样为了节省几个钱非要自己攒机器，人气也不是很旺，转了半天，没有觉得什么东西特别新鲜，最后买了一个罗技的无线鼠标和创新的摄像头。

回到车站，还有一段时间才有车，又到附近的一个小广场坐了坐，此时清风徐来，甚觉惬意，开始真正欣赏起这里的一切来……

已经回到了住处，此时乌云密布，狂风骤起，好象猪八戒要来了，我拍手称快，一者我已安全返回，二者可以看看德国刮土的景象了，但我又一次失望了，风虽然大，就是没有土，而且一会儿风也停了。

6/5

据天气预报，今天欧洲的绝大部分地区的上空都是乌云密布，这里也不例外，午后又下起来小雨，气温一下子降低了很多。

我早上起来，刚洗完澡，觉得还挺热，象前几天一样穿的是背心、短裤，一会觉得有点凉了，穿上了秋裤和衬衫，一会还是觉得冷，又套上了运动服。要知道天气变化的这么剧烈，我真不应该早早地把衣服都给洗了，害的我现在找衣服都难，唉！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

12/5

就在我写信的时候，突然听到外面吵吵闹闹，孩子哭大人喊的，开始还没当回事，后来越吵越凶，不能不看了：原来是两家人在吵架，估计是由孩子的事引起的，敢情他们急了也大喊大叫的，什么面子也不顾了，还有一位搬起石头吓唬对方，但吵了半天，也不真动手，旁人有的劝架、有的围着看热闹，俨然一副德国市井图，与中国的别无二致，着实有趣！要是能再见到警察就好了，但他们却始终没来（说真的，这些日子来除了在刚出机场的时候看见过一次警察，此外就再没见过！）

后续报道：警察还是来了，而且一下子来了十几个，还带着警犬，又来了个记者扛着摄像机跟着，估计这条新闻可能会上当地电视台。

2001年5月14日 一天的奇遇
今天与老板又去了 SALZBURG。

去的路上他说今天是母亲节，下课后他要和他妈妈在 SALZBURG 都逗留一会，让我自己回来，车费他付，问我行不行，我想难得他有这样的孝心，怎能不行呢！遂满口答应，谁知麻烦自此种下根苗。

讲课还是那样，比较顺利，其中我的一个讲课方法还颇得学生们的赞赏。且不多表。

下课后，自己走到车站，不远，十几分钟的路，突然发现那些会讲英语的人也不知都哪里去了，胡里糊涂地上了一辆开往慕尼黑方向的车。谁知这车一站慕尼黑，中间根本不停，我也没有办法换车，这下计划全部打乱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车上遇到一个中国人，他是广州环境卫生研究所的，来德国是联合国的项目，他住在司图加特，这次是去瑞士、奥地利玩了一圈，他比我晚两天到德国，下周末回去，不愧是联合国的项目，40天的时间总共能拿到5000美元的补助，多好！聊的很投机，这也是出国以来第一次和人讲这么长时间的汉语！

到了慕尼黑，与偶遇的朋友分手，自己的愁还得自己发！这里我已经算很熟悉了，先要坐它的轻轨火车去郊区的一个中转站倒车，忽然听到广播里叽里呱啦地说了一大堆，心中不由得一怔，莫非出了什么意外，果然轻轨火车不再向前开了，当时我倒是还没把事情想得那么坏，因为这两站都可以换车，看看时刻表，去 WASSABURG 的车竟然要在一个半小时之后才到，暗自叫苦，决定徒步走到下一站，KILLING TIME 吗！走了半个多小时，沿途又闻到牛粪的味道，看到田野的青翠，甚喜！到了下站，时间还早，又去这个小镇的中心转了一圈，回来接着等，此时已经晚上7点多，由于这里实行了夏时制，所以还很亮堂，发现这里的穷苦人民也不少，光到处拣烟头的就有两个，穿的虽然不能说衣不蔽体，但也够破的！

越等越觉得不对劲，而且还觉得有些冷起来，只好去问别人，才知道铁路也不是出了什么事情，这段火车不通了，还得再到下一站去换车，好在有大巴车可

以免乘坐。当时我在车站等得很心急，都想找警察求助了，哎！苦哇……但现在回想起来又觉得是一种难得的生活经历。

到住处时已经是 8 点半了，虽然累了一天，但还是很兴奋的，是为记。

对了，早上起来居然听到乌鸦叫，不知道与今天的遭遇有没有关系？

15/5

德国有很多地方在中文里都翻译为“某某堡”，实际上在德语里有两个相对应的单词：一个是 BURG，如我现在住的 WASSABURG，是城堡的堡，还有一个是 BERG，是山的意思，并非城堡；但我想二者也不是毫无联系，一般有山的地方是制高点、都有一些战略意义，所以多数会有一个城堡吧。

经过反复不断地摸索意大利通心粉的烹调方法（大概一天两次吧！），我发现如果在刚烧水时就先把它放进去，让它逐渐升温，这样做很节省时间，我此前都是按照做中国面条的方法，等水开后再放面，既太费时间，又容易有硬心。

今天做了顿过油肉 2001 年 5 月 18 日 23:44

今天是星期五，中午准点下班，觉得一点都不饿（每天上午 10 多钟一般都有加餐，我的那份是一个德国式面包夹几片香肠），倒是有些困了，此时阴雨绵绵，寒气袭人，正宜入眠，于是顺乎自然，倒头就睡，到 3 点多才醒，此时雨停风止，忽阴忽晴，凉爽宜人，正好去买些东西。到超市后发现有一种腌好了的猪肉卖，于是灵机一动，买了些回去，放在平时做面条的锅子里，过油一煎，真是香味四溢呀！出锅后再撒上些盐，味道好极了！

说到德国式面包，样子不是很招人待见，好象掺了什么粗粮，颜色为褐色，表面又撒了些瓜子仁，怪模怪样的，刚来德国时因为嚼着费劲所以很讨厌它，吃完一个腮帮子都累酸了，现在适应了，也觉出个中美味来了，尤其是再夹上些黄油，味道好极了。

又学会了做一样菜 2001 年 6 月 2 日

这两天尽下暴雨了，气温一下低了下来，天气预报讲明天的最高温度是 17 度，德国中部和北部有些地区的最高温度才 12 度。这里的雨下起来特别急，我又住在顶层，雨敲屋顶的声音已经好几次把我从梦中惊醒了（经过我敲敲打打发现这屋顶似乎很薄，声音空得很，好象只有一层纤维板似的）。

今天下午去超市买东西，发现居然有肉馅卖，而且不贵，买了些回来，打上鸡蛋，放上葱（这里也有姜买，但我实在不想鼓捣那么多东西了）、搁上酱油和盐，放在锅里一炒，然后把煮熟的意大利面条过了过水，二者适量配合，做

出了一锅肉末面，并结束了一天到晚总是西红柿面的历史！极具里程碑的意义！等我想起来给大家拍张照片留做纪念的时候，它们都在我肚子里了：-)

当然我在这里不是整天总琢磨吃什么，一幅饱食终日、无所事事的样子，不是的！最近在应用了一种从老板的藏书中学到的针灸方法后，绝大多数病人都说有效，看来这趟还真是没有白来、苦也没有白受呀！

德国的雨水太多了 2001 年 6 月 10 日

从上个星期开始，这里就断断续续地下雨，从前天晚上开始，更是不停的下，一会紧、一会疏，气温始终保持在 17、18 度（最高温），记得两周前这里也很热，当时还想要买双凉鞋呢，现在看来买双雨鞋更合适些！

今年中国北方又遇到大旱灾，而这里雨水如此充沛，看来老天爷真是不公平呀！其实这里距离海边比北京还要远的多！可能是气候类型的不同，还有就是这里树多、草多，水土保持和涵养都很好，能够形成一个良性循环；而中国北方焦土千里，稍微平整的地方都种上了庄稼，树不多，森林更少，……

15/6

说实在的，中国现在的确是比较进步了，那些日常用的电器等在国内都可以买到，而且价格还要便宜些。可我在这里的购物杂志上的确也看到了一些很新奇的东西，如使用电池的能给自行车和汽车轮胎打气的气筒，能测量风速、降水量和温度等气候参数的装置（测量装置防在屋外，显示部分在里面）等等，虽非生活必需，但的确很好玩！

盛典 2001 年 6 月 16 日

今天是英国女王的生日，在伦敦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庆祝活动，德国电视里也进行了转播。尽管女王在英国已经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可言，但她毕竟还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（也是所有英联邦国家，包括新西兰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等在内国家的名义上的元首），所以如庆祝活动等形式上的礼仪还保留了下来。

女王先从白金汉宫坐马车出来，到 HORSE GARDEN（字面意义是跑马场，但不知道在平时这里是一处皇家禁地呢，还是也对公众开放）来看节目，那里举行阅兵仪式和军乐队行进表演，这时候雨下得正欢，跑马场里很多地方都积起了没脚面的雨水，但军乐队和依仗兵还是要在其中跋涉，好不辛苦！看久了，又觉得有些滑稽。

我敢说现在的英国，其实没有几个人能对女王有真正的效忠，但作为一个传统，她还是被保留了下来；就好像是在德国每个星期天去教堂的人可能只有 2、3%（这是老板对我讲的，但如遇到重大节日去的人可能多些），但教会作为一种传统也还在人们心里占有一定的地位。可叹的是很多过去曾经是教堂的建

筑，现在却成了饭馆、旅店，用“人心不古、世风日下”来形容这种变迁大概再合适不过了。

联想到大约一个月以前，电视上还转播了荷兰王子的婚礼，也如这般的大张旗鼓，而且还更冗长些，不过看起来荷兰人对王室的感情似乎比英国人来得更浓厚些，街道两边站满了热情致意的人群……

我在这里一切都已经适应了，晚上吃完饭，还经常骑车出去转转；日子过得还是很快的，还有两个星期就可以回去了。到时候在和大家一起畅叙吧！

歧路当哭 2001年6月19日

北京现在经历的变化，是一个新兴的、发展中的城市的必然步骤，的确，它是一座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大都市，但这一切也有代价——那就是必须牺牲其居民的宁静和方便（某种意义上讲）；在一个接近发展成熟的都市，你看不到大规模建设的热火朝天的景象，一切都很平淡，政府做的都是些小修小补的工作……这两者中，你更欣赏哪个呢？在国内就想着外国的青山绿水，在国外就想着国内的无限风光，人性如此，无可厚非！

古人云：歧路当哭。这两种的选择你不可能同时拥有（否则就不叫选择了），人只能生活在一个世界里，你不能既得到日新月异的欣快，又有宁静而不受打扰的生活，我们必须做出选择！！

我非常痛心的是咱们家的那两条金鱼的死亡，那么可爱！但也许脆弱的生命容易凋亡，所以我们都要做强者！